

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

陸心源 著
馮惠民 整理

書目題跋叢書

中華書局

書目題跋叢書

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

陸心源 著
馮惠民 整理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清)陸心源著;馮惠民整理.
-北京:中華書局,2009.9
(書目題跋叢書)
ISBN 978-7-101-05491-0

I. 儀… II. ①陸…②馮… III. 私人藏書-題跋-
中國-清代 IV. I264.9 G256.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30997 號

責任編輯:李肇翔

書目題跋叢書
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

[清]陸心源 著
馮惠民 整理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3%印張·2 插頁·400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58.00 元

ISBN 978-7-101-05491-0

《書目題跋叢書》出版說明

早在漢成帝時，劉向奉詔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成，“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漢書·藝文志》），並把各篇書錄編輯在一起，取名《別錄》。這裏所謂的“條其篇目”，就是在廣泛搜集傳本、考證異同的基礎上，確定所錄各書的篇目、次序；所謂的“撮其指意”，就是撰寫各書的書錄。劉向所撰書錄，在內容上應該包括：書名篇目、文本鑒別、文字校勘、著者生平、著述原委、圖書主旨及學術評價等，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書目題跋或提要之濫觴。劉向死後，其子劉歆又在《別錄》的基礎上，“撮其指要，著為《七略》”，對後世書目題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此後，隨着圖書事業的日益繁榮，官私藏書的日趨豐富，圖書目錄的著錄形式也變得多種多樣。在官修目錄、史志目錄之外，各種類型的私家目錄解題也大量涌現。南朝劉宋時，王儉依劉向《別錄》、劉歆《七略》之體，撰成《七志》。《七志》雖無解題或提要，却在每一書名之下，為撰著者作一小傳，豐富了圖書目錄的內容，開創了書目而有作者小傳的先河。梁阮孝緒的《七錄》則增撰了解題，繼承了劉向《別錄》的傳統，是私家解題的創新之作。唐代的毋煥撰有《古今書錄》，其自序云“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可知，《古今書錄》也應該是書目解題一類的著作。

到宋代，官修《崇文總目》，不僅每類有小序，每書都有論說，而且在史部專列目錄一類。這不僅說明圖書目錄的高度發展，而

且說明當時對書目題跋的重視，此後的許多官私書目也大都有書目解題或題跋。尤袤的《遂初堂書目》，羅列版刻，兼載版本，為自來書目之創格。而流傳至今、最為著名的是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晁公武曾接受井度（字憲孟）的大批贈書，加上自己的收藏，“躬自校讎，疏其大略”，撰成《郡齋讀書志》，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私家書目解題或稱書目題跋；稍後的陳振孫（號直齋）利用自己傳錄、積累的大量書籍，仿照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體例，撰為《直齋書錄解題》，並首次以“書錄解題”名其書。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是書目解題的傑作，號稱為宋代私家圖書目錄的“雙璧”。《四庫全書總目》評價《書錄解題》說：“古書之不傳於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傳於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偽，核其異同。亦考證之所必資，不可廢也。”（卷八五）

到了明代，隨著藏書、刻書事業的發展，私家題跋也日見增多，如徐莒的《紅雨樓題跋》、毛晉的《隱湖題跋》，都是當時的名作；又如高儒（自號百川子），所撰《百川書志》，也部分撰有簡明提要。

入清以後，由於文禁森嚴，許多文人學者埋頭讀書，研究學問，私人藏書盛況空前，私家解題的撰述也豐富多彩。明末清初，錢曾的《讀書敏求記》，專門收錄所藏圖書中的宋、元精刻，記述其授受源流，考訂其繕刻異同及優劣，開啟了以後編輯善本書目的端緒。稍後，黃丕烈的《百宋一廬書錄》和《藏書題識》，注重辨別刊刻年代，考訂刊刻粗精，成為獨闢蹊徑的鑒賞派目錄學著作。瞿鏞的《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每書必載其行款，陳其異同；楊紹和的《楹書隅錄》在考核同異，檢校得失的同時，又詳錄前人序跋，間附己意。周中孚號鄭堂，其《鄭堂讀書記》仿《四庫全書總目》的體例，著錄圖書四千餘種，被譽為《四庫提要》的“續編”。至於藏書家張金吾，把“宋、元舊槧及鈔帙之有關實學而世鮮傳本者”，逐一著明

版式，鈔錄序跋，對《四庫全書》不曾收入的圖書，則“略附解題”。陸心源仿照張氏的成規，撰成《皕宋樓藏書志》，專門收錄元代以前所撰序跋，“於明初人之罕見者”，亦“間錄一二”，陸氏“間有考識，則加‘案’字以別之”。上述諸書，既著錄了衆多古籍善本，又保存了前人所撰大量序跋，其中，間有著錄原書或本人文集不見記載的資料，不僅查閱方便，而且史料價值很高。丁丙的《善本書室藏書志》，既著錄明人著作，又留意鄉邦文獻，鑒賞、考證，兼而有之。沈德壽的《抱經樓藏書志》則仿張、陸二氏而作，收錄範圍延至清代。繆荃孫的《藝風藏書記》、耿文光的《萬卷精華樓藏書記》也都各有所長。所有這些，都可歸之爲藏書家自撰的書目題跋。

此外，有些藏書家和學者，不是爲編撰書目而是從學術研究入手，邊收集圖書，邊閱讀、研究，遇有讀書心得和見解，隨得隨記，這便是類似讀書札記的書目題跋。清人朱緒曾性嗜讀書，邊讀邊記，日積月累，被整理成《開有益齋讀書志》，其內容皆與徵文考獻有關，被稱爲“方駕晁、陳，殆有過之”。除了藏書家自撰或倩人代撰書目題跋之外，有些學者或藏書家在代人鑒定或借觀他人藏書時，也往往撰有觀書記錄或經眼錄，有的偏重於記錄版本特徵，有的鑒定版本時代，有的則兼及圖書內容、作者行實，這些文字，也可以歸於書目題跋之內。

總之，書目題跋由來久遠，傳承有緒。書目題跋，既可以說它是伴隨圖書目錄而產生，又可以說它是圖書目錄的一個流派。有書目不一定都有題跋，有題跋也不一定有相同的體例、相同的內容。書目題跋既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又是一種相對靈活的著錄形式。不同的撰者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學問專長、不同的價值取向，因此，所撰題跋又各有側重、各有特色，各有其參考價值。與普通圖書目錄相比，書目題跋具有更多的內容、更多的信息，更高

的參考價值，對讀者閱讀、研究古籍，也更能發揮其引導作用。一部好的書目題跋，不啻為一部好的學術著作。而且，近人自撰或編輯他人題識、札記，也往往以“題跋”名書，如陸心源所撰《儀顧堂題跋》、《儀顧堂續跋》，潘祖蔭、繆荃孫等人所編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吳壽暘所編其父吳騫所撰《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今人潘景鄭先生所編錢謙益所撰《絳雲樓題跋》，可見，“書目題跋”之稱，已被學者廣泛採用。

有鑒於此，我局於1990年出版了《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十輯，2006年又在該叢刊的基礎上，增編為《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十九冊，雖說還不够完善，但已為讀者提供了重要而有價值的參考資料。由於上述叢刊所收書目題跋僅至清代為止，晚清以來的許多重要書目題跋尚付闕如，而已經收入叢刊的，也有個別遺漏，加之成套影印，卷帙較大，不便於一般讀者參考，於是決定編輯出版這套《書目題跋叢書》。

這套《書目題跋叢書》與上述叢刊不同，以收集晚清以來重要、實用而又稀見的，尤其是不曾刊行的書目題跋為主，同時適當兼收晚清以前重要題跋專書的整理本或名家增訂本、批注本；以提要式書目和題跋專著為主，同時適當兼收重要學者和著名藏書家所撰題跋的輯錄本；以圖書題跋為主，同時適當兼收書畫題跋及金石、碑傳題跋。在出版方式上，不採用影印形式，而是按照古籍整理的規範，標點排印，以方便廣大的文史研究者、工作者、愛好者，尤其是年輕的讀者閱讀和使用。

我們希望，這套叢書的出版，能夠得到國內外學者的支持和協助，並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

中華書局編輯部

2007年10月

整 理 說 明

陸心源，字剛甫，號存齋，晚號潛園老人。浙江歸安（今臨安）人，世居吳興（今湖州）。生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卒于光緒二十年（1894）。曾官廣東南韶兵備道，調高廉道，後署福建鹽法道。陸氏年輕時就好讀書，嗜收藏，且家境富饒，“偶遇異書，傾囊必購”。到其晚年，已有各類藏書十五萬卷，成為當時四大藏書家之一。其事迹，詳見本書附錄所收俞樾撰陸心源《墓誌銘》和繆荃孫撰《神道碑銘》。陸氏去世不久，其藏書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以十二萬銀元賣歸日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這不僅使該文庫的珍本、善本大大豐富，而且使其較為稀少的史部、集部藏書，從此也大為改觀。邵文，“陸父惠慈宋”曰：《續宋樓藏書志》本樓宋志，即

陸氏不僅藏書閎富，而且著述頗豐。這本《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僅是陸氏著述中屬於書目題跋的部分。其中《儀顧堂題跋》十六卷，收入各類題跋 323 篇，其中書畫、碑銘 48 篇；《儀顧堂續跋》十六卷，收入各類題跋 307 篇，其中書畫、碑銘 35 篇；《儀顧堂集》卷十七至卷二十計四卷，撰有各類題跋 61 篇。《兩宋樓藏書志》一百二十卷、《續志》四卷，是陸氏仿效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而作，與上述各書體例不同。它專門收錄元代以前學人所撰序跋，于“明初人之罕見者”，亦“間錄一二”，陸氏“間有考識，則加案字以別之”（見《兩宋樓藏書志·例言》）。這些案語，有的以記載行款字數、藏書鈐記為主，有的也有關於內容多寡、卷帙存佚以

及人物事迹方面的詳細考證，可以與上述題跋互相參考。故本書于《兩宋樓藏書志》及《續志》，僅摘錄陸氏所撰“案語”計 330 條，並於每條之後注明該書名在原書中的卷數、葉碼，以便讀者檢核。此外，又附錄陸跋輯佚 11 篇。以上所收陸氏書目題跋、案語 1032 篇，算是比較完備的。

許多藏書家往往又是學問家。如黃丕烈既是藏書家，又是鑒賞家；顧廣圻既是藏書家，又是舉世公認的校勘學家。陸心源也是如此。他既是藏書家，又可以說是考據家、文獻家。由于陸氏學問淵博、擅長考證，其所撰題跋既夥，又很有學術價值，所以備受學人重視。潘祖蔭說，陸氏題跋于“版刻源流，收藏姓氏，剖析異同，如指諸掌”，並譽之為“七百年來未有此作”（見《儀顧堂題跋序》）。我們通讀陸氏所撰題跋之後發現，除了上述特點之外，陸氏還側重于補正前人缺失，尤其是對前人認為“始末未詳”的人物，陸氏參稽各書，對其字號里貫、生卒年代、履歷事迹及著述，逐一進行細緻的考證，並儘量注明了依據。其中尤以宋人為詳。

如：影宋鈔本《宋提刑洗冤錄》，題曰“宋慈惠父編”，《文淵閣書目》云“不著撰人名氏”，《四庫全書總目》云“始末未詳”，錢大昕《養新錄》亦云不知何許人；陸氏不僅考出了宋慈的籍貫、履歷及卒年，而且對編撰緣起、主要內容作出中肯的評價（見《題跋》卷六）。《郡齋讀書志》有《印格》一卷，云“皇朝晁克一撰，張文潛甥也”，又云“其父補之愛之尤篤”；陸氏據張耒《宛丘集》等書考得，“克一，姓楊，名吉老”，其父姓楊名補之，而非晁補之，從而糾正了這個沿襲已久的錯誤，指出：校者見有“其父補之”四字，心中習知晁補之，而不知有楊補之，遂改楊為晁。不知晁補之娶戶部侍郎杜純之女，安得為文潛甥乎（見《題跋》卷五）。陸氏很推崇朱緒曾的《開有益齋讀書志》，說它“仿《郡齋讀書志》之例而精核過之”，但

在《開有益齋讀書志》卷四載有《分門古今類事》一書，朱氏定為“宋如璋之父作”；陸氏據《四川通志》考得，如璋為崇寧五年（1106）進士，《類事》成書于乾道己丑（1169），上距崇寧五年六十四年，“即使如璋早達，亦將九十歲人矣。其為如璋之子所述無疑也”（見《題跋》卷五）。《職官分紀》為富春孫逢吉撰，有元祐七年（1092）秦觀序，四庫館臣懷疑此孫逢吉即《宋史》中之孫逢吉，但此人又登南宋興隆元年（1163）進士第，上距秦觀作序之年晚一百餘年；陸氏考得，同名同姓之孫逢吉竟有三人，字號不同，籍里各異，《浙江通志》所載之杭州富春之孫逢吉，才是《職官分紀》的撰著者（見《續跋》卷十一）。莫伯驥《五十萬卷樓藏書跋文》全採陸說，並云：“同姓名錄為學古工具之一。存齋所考至確，足為讀者之助。”（見《跋文》史部三）其他如《唐子西集》中有《別永叔》詩一篇，《四庫全書總目》懷疑此“永叔”，非歐陽永叔，並云歐陽修卒時，作者唐庚“方五六歲”，兩人“斷不相及，或他人所作誤入，抑別有字永叔者”，但又不曾考出此“永叔”究為何人（《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別集類八）；陸氏根據所見鈔本，《別永叔》原作《別勾永叔》，從而解決了此“永叔”非“歐陽永叔”，而是勾永叔的懸案，並云“若非鈔本僅存，千古疑團莫釋矣”（《題跋》卷十一）。又如《舊史證誤》一書，每條皆注出處，《大典》本多缺。陸氏除逐條注出出自何書之外，又指出遺漏若干條（見《題跋》卷五）。《宋槧啓札截江網》，諸家書目罕見著錄。該書所錄各類詩文皆係全文，宋人詩集之不傳者二百餘人，“可藉是以得其梗概”，陸氏便把這些人名逐一錄出（見《續跋》卷十一）。《會稽掇英續集》，厲鶚撰《宋詩紀事》時未見，陸氏據《會稽掇英續集》補《宋詩紀事》遺漏四十九人（見《題跋》卷十三）。此外，陸氏以《唐崔公故夫人鄭氏墓誌銘》、《唐阿史那氏墓誌》，補正《唐書》，以《李光弼碑》補正《魯公

文集》等，都是難得的資料。由此可見，陸氏所撰題跋不僅為我們介紹了許多稀見的古籍善本，而且糾正了前人的不少疏誤，解決了許多前人不曾解決的問題。陸氏題跋，不啻為一部很有價值的學術著作。

當然，陸氏所撰題跋，也有一些疏漏和缺點。除了個別文字錯誤、疏漏之外，陸氏有時炫奇侈博，在鑒別版本方面未盡精當，甚至把南宋本誤為北宋本，把明本誤為宋本，宋本誤為明本，而宋樓所藏，並不都是宋本。著名藏書家傅增湘於1929年秋親赴日本考察漢文古籍，歸國後撰成《藏園東游別錄》四卷，著錄日藏漢籍230餘種。其中的“靜嘉堂文庫觀書記”，所錄各書幾乎都是陸氏舊藏。這些觀書記錄又被部分收入中華書局出版的《藏園群書經眼錄》中。上述記錄對陸氏所定版本的評論或同或異，是我們研究陸氏題跋的必要參考資料。為方便讀者，本書已將傅跋摘注於相關條目之後。

此外，陸氏對同一書的同一版本，往往一跋再跋，而各跋的內容，絕大部分可以相互補充，個別條目却又相互差異。如《皕宋樓藏書志》載有宋刻《冊府元龜》的存卷細目，並云總計存有483卷，而《儀顧堂集》也有一個細目，又云存卷為471卷，兩者相差十餘卷之多。國家圖書館藏二十卷本《儀顧堂集》（索書號11328），保留了無名氏的批注。在“北宋本冊府元龜”這一篇題跋中，無名氏竟改正陸氏疏誤三十餘處。又如，《題跋》卷八“原本秦九韶數書九章跋”，稱秦九韶既“非無恥之徒”，又“能於舉世不談算法之時，講求絕學，不可謂非豪傑之士”，而在《續跋》卷八“同治烏程縣志跋二”中卻云，“秦九韶之為人，有不孝、不義、不仁、不廉之目”，並引《劉後村集》謂“其人暴如虎狼，毒如蛇蝎，非復人類”。同出一口，同評一人，善惡懸殊，以至於此。故余嘉錫云：“尚論古人，不

能平心靜氣以出之，求其務協是非之公，而惟以私意爲愛憎，學者著述，不當如是。”（見本書附錄余嘉錫《書儀顧堂題跋後》）《宣和書譜》一書，歷來不知撰人名氏，陸氏根據《衍極》卷三“大德壬寅，延陵吳文貴和之，哀集宋宣和間法書文字，始晉終宋，名曰《宣和書譜》二十卷”的記載，認爲《宣和書譜》當系“吳文貴和之據元時內府所藏及勢家所得成之”（見《題跋》卷九）。而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十七著錄明鈔本《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各二十卷，卷末有大德壬寅新日長至延陵吳文貴“題識”云：“宣和書畫《譜》，乃當時秘錄，未嘗行世。近好古雅德之士，始取以資攷訂，往往更相傳寫，訛舛滋甚，余竊病之。暇日博求善本，與雅士參校，十得八九，遂鋟諸梓。”又有大德七年正月錢塘王芝《後序》云：“大德中年，芝被征至京師，俾彙次秘府圖書，遂獲盡窺金匱所藏古今妙迹，山積雲湊，誠前代之所未有。而《譜》內舊物，亦或在焉。”又云：“明年竣事南歸，適吳君和之刻二《譜》於梓，余嘉其有志於古也，因爲書於篇末。”據此，已經可以證明，吳文貴僅僅是搜集各本、梓行刊刻而已。陸氏僅據《衍極》的記載，就定爲吳文貴所纂輯，未免失之草率。

前面我們提到，把“楊克一”誤爲“晁克一”，出自汪士鐘所刻《郡齋讀書志》，陸氏便譏之爲“妄更其姓，真有不如不刻之歎”。吳壽暘所編《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也有若干疏誤，包括把明刻誤爲元刻，元刻誤爲宋刻者，陸氏便責怪“耳食者”，不該把它“奉爲金科玉律”。宋代同名史炤者有三，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記》，把咸淳中官利州統制的史炤，誤認爲是著《通鑑釋文》的史炤，前後相距近二百年，於是，陸氏便譏之爲“癡人說夢”。如果陸氏得知他的題跋也有一些疏誤，不知有何感歎。由此我們想到了胡三省的那句話：“人苦不自覺。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

也。”（見《新注資治通鑑序》）這種“不自覺”，大概是許多人的通病。但願本書的整理，能夠多一點“自覺”，少一點遺憾。

本書的整理始於1997年前後。當時兒女們準備出國學習，爲了聯繫方便，他們爲家裏配備了電腦。出于好奇，筆者便利用早晚閒暇時間一字一句地錄入《儀顧堂題跋》。因爲在長期編輯工作中，經常翻閱這類書籍，對陸氏題跋有所瞭解。後因當時缺字太多，又學不會更多的操作技巧，當時也不曾想到出版，便中途停頓，一放就是十年。2006年年初，中華書局在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之後，又醞釀整理出版標點本“書目題跋叢書”，主要收集晚清以來重要、實用而又稀見的書目題跋，以滿足一般讀者的需要。在李肇翔先生和書局領導的鼓勵和支持下，同意把陸氏題跋的整理出版，列入選題計劃。於是筆者又重新撿起，斷斷續續地輸入、校改，用了八九個月的時間，總算把有關數據基本完成。

在整理過程中，對於書中的文字，除了個別明顯疏誤、又有十分把握的以外，一般不予改動，以存原貌。在本書中，凡屬整理者存疑的地方，都用【】標出，並改排六宋（唯本書第532頁《儀顧堂集》卷二十“北宋本冊府元龜跋”除外）；重要改動，則在脚注中說明。書中涉及的古籍甚多，需要核對原書的地方，又不可能去逐一核對，錯誤之處，自知難免，希望讀者不吝指教。書後所附“四角號碼書名人名索引”，由國家圖書館善本部程有慶幫助編製，在此謹致謝忱。

馮惠民
2008年10月

總目

儀顧堂題跋十六卷·····	1
儀顧堂續跋十六卷·····	239
儀顧堂集卷十七至卷二十·····	484
皕宋樓藏書志一百二十卷續志四卷案語摘錄·····	547
附錄：陸跋輯佚·····	659
俞樾《陸心源墓誌銘》·····	663
繆荃孫《陸心源神道碑銘》·····	668
余嘉錫《書儀顧堂題跋後》·····	671
四角號碼書名人名索引·····	678

跋題堂顧儀

儀顧堂題跋目錄

二卷

序	潘祖蔭	17
卷一		
周易口義跋		19
影宋本周易集解跋		19
淙山讀周易記跋		20
厚齋易學跋		21
易變體義跋		21
童溪王先生易傳跋		22
影元抄張清子周易本義附錄集注跋		22
影宋本禹貢論禹貢山川地理圖跋		24
書說跋		25
尚書精義跋		25
書蔡傳旁通跋		26
明刊讀書管見跋		26
毛詩講義跋		26
元刊韓魯齊三家詩考跋		27
元刊毛詩句解跋		27
元槧春秋辨疑跋		28
宋婺州本五經正文跋		28